



## 苏秦交谊佳话传千古

□ 陈其昌

在中国词坛历史上,苏轼被尊为豪放之首,秦观则被推为婉约之宗。秦观同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四人,世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其中,苏轼尤其赏识秦观,秦观也最尊敬苏轼,他们是忘年之交、师生之交、生死之交也。

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,当秦观获知苏轼将经过扬州时,便仿效苏轼文笔,在山寺(大明寺)墙壁上题苏轼一首。东坡果然不能分辨真伪,大为惊叹。后经孙觉推荐,苏轼得读秦观的几十首诗词,读后赞叹:“先前在山寺墙壁上题诗的,一定是这人了。”从此两人遂结神交。许伟忠的《秦观传》记叙,作为白衣秀才,在寺庙墙壁上涂鸦,一定会被僧人删掉,大名鼎鼎的苏轼笔迹,自然应当保留,亦可为寺院增色。

第一次见面在徐州,苏轼为徐州太守。虽秋试在即,秦观不是沿通泗渠、汴水晋京,而是专程去徐州拜望苏东坡。苏东坡是继欧阳修后文坛又一位领袖。秦观到达徐州后,施行了拜师礼。苏轼携手秦观等人在徐州游山玩水,唱和饮酒。最先发现秦观等青年才俊,并将四“学士”名字并提的是东坡本人,苏轼说:“如黄庭坚鲁直、补之无咎、秦观太虚、张耒文潜之流,皆世未之知,而轼独先知之。”“独先知”不是摆显,而是豪放,表明东坡独具伯乐之慧眼,成为文坛佳话。徐州黄楼建成后,秦观寄《黄楼赋》于苏轼,苏

轼说:“秦观有屈宋姿。”后来,他俩在饮别之时,东坡作《虞美人》相赠,其中名句“无情汴水自东流,只载一舟离恨别西州”,充分反映了苏轼对秦观的赏识和两人的深情厚谊。

四贤聚会文游台。高邮东岳庙是土阜,本没有台与楼。1084年11月,苏轼前来看望秦观,同时邀请孙觉和王巩,于此载酒论文,成为流传千古的四贤聚会。南宋曾几有《文游台》绝句:“忆昔坡仙此地游,一时人物尽风流。”登临此处,“峨峨百尺石,高耸入云来”,一览湖天,尽观稼禾;远眺塔影,近俯市井。春天,天桃吐灼灼之花,绿柳露依依之情。烟树、帆影、豆花、芦叶,令人顿生“宠辱皆忘,俗虑全消”的共鸣。咏哦文游台的诗词,从古到今,数有千首。“孟城之东一拳土,有台屹立高千古”“珠湖毓秀澄光远,秦岳钟灵瑞霭浮”。文游台就是秦少游会友的台,历史上四贤重逢只有这一次。

西园雅集留真迹。所谓西园,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,文人墨客多雅集于此。神宗元年(1086),王都尉邀请好友东坡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秦观、蔡肇、晁无咎、李公麟等16位文人名士在此聚会。会后李公麟(龙眠)作《西园雅集图》,米芾书写了《西园雅集图记》:“自东坡而下,凡十有六人,以文章议论,博学辨识,英辞妙墨,好古多闻,雄豪绝俗之姿,高僧羽流之杰,卓然高

致,名动四夷,后之览者,不独图画之可观,亦足仿佛其人耳。”后世传为美谈。亲临者米芾不仅对谈文说艺感兴趣,而且对园中风光也赞不绝口:“水石潺湲,风竹相吞,炉烟方袅,草木自馨,人间清旷之乐,不过如此。”它是文坛两大聚会之一。现文游台有漆画,可观赏。

最后岁月的交往。早年,秦观或于京口迎接苏轼,或将苏公送至淮泗,或在汴京苏公家作客,或随苏公游览江浙。斟酒唱和,其乐无穷。到了晚年,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贬谪雷州,“谁知把锄人,旧日东陵传。”靠什么生活呢?“白发坐钩党,南迁海频州。灌园以糊口,身自杂苍头。”在雷州,以酒释怀,以酒消愁。他与东坡隔海相望。东坡诗云:“莫嫌琼雷隔云海,圣恩尚许遥相望。”

苏轼得到秦观的手迹,欣喜异常。他为少游书作跋云:“少游近日草书,便有东晋风味。作诗增奇丽,乃知此人不可使闲,遂兼百技矣,则不可,少游乃技道两进也。”他俩在雷州,一次会晤,秦少游设酒迎接恩师,作《江城子》以赠,终成诀别。雷州还有“十贤祠”。寇准、苏轼、苏辙、秦少游等名列其中,弘扬雷州“敬贤如师”的民风。苏轼得知秦观逝世的消息。悲呼:“哀哉少游,痛哉少游,遂丧此杰耶!”“少游已矣,虽万人何赎!”次年,双星陨落,各葬一方。

## 北头闸的流水

□ 王俊坤

里运河—高邮灌区2021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(第八批),成为江苏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。最近,里运河—高邮灌区又和江都水利枢纽、瘦西湖景区共同入选国家级旅游线路长江安澜见证之旅线路。里运河—高邮灌区全长43.43公里,从高邮车逻三十里铺至界首镇子婴闸,共有9个闸洞,引大运河水实行干支斗农四级渠道灌溉农田,是我国古代利用河湖之水服务农业的典范工程。

高邮大运河上的北头闸是高邮灌区引水灌溉的9个闸洞之一。为了宣泄高邮湖和大运河盛涨的洪水,同时为沿运地区农田提供灌溉水源,高邮历史上曾于运河东西两堤设置泄水涵闸洞。至民国10年高邮境内运河两岸计有9闸9洞。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对原有的旧闸涵洞进行拆除加固外,又陆续兴建了一批新型启闭式闸洞。

高邮大运河首次拓宽是1956年。废弃了高邮镇国寺至界首四里铺的老运河。在老运河东堤脚下另开新运河长26.5公里,成二河三岸。原先在老运河上的头闸失去灌排作用,遂开新头闸。新头闸建于1957年,是大运河高邮段的重要水闸之一。位于高邮城北1.5公里,俗称北头闸。为卷扬式钢架闸门,钢筋混凝土结构,闸身长30余米,孔径宽4米,排水量每秒50多立方米。北头闸的西边是京杭大运河。河堤是省级淮江公路,时常有汽车经过。北头闸在公路的东边。放眼望去是古朴宁静、色彩缤纷的自然乡村。北头闸出水量很大,浪花飞得很高,很远的地方就听到巨大的轰鸣,雪浪飞溅,水点纷纷,飘落到人脸上。北头闸的激流分两路,一路向北,滋润着马棚、清水潭一线的农田;一路向南,蜿蜒曲折东去,分支有好几个,有头闸干渠,有钓鱼河,还有横泾河。

北头闸的风光很美,一条大河翻卷着波涛,两岸是古朴的乡村,鸡犬相闻,茅屋炊烟,是一幅气韵生动的里下河乡村画卷。我在这里认识并感知了乡村的魅力。北头闸离高邮北门大街不算远,大约二三里地。我们常去北头闸玩耍。开闸放水的时候,看浪花奔涌,气势宏大,感受到大运河的巨大威力。头闸口不远处便是顾家的罾网。顾家的女儿和我们一起去读小学。我们有时到这儿来看扳罾捕鱼。我们从开满蓝色蚕豆花的田埂上穿过,呼吸着油菜花的芳香,来到头闸口河边的茅棚。这个茅棚离顾家不远,平时基本上是顾家父亲在此扳罾。鱼罾是顾家的,全家靠此谋生。鱼罾是架在河中的鱼网,每过一刻便要扳网。成人扳罾不算很用力,我们新奇并兴奋着,嚷着要扳一把。一个人扳不来,于是,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,大网从河中慢慢升起,渐渐地看见网中有鱼在乱游。我们一片欢呼。网中有不少的小鱼,是草鱼小鲫鱼之类。我们手忙脚乱地用长长的鱼抄抄起来,将小鱼儿放在河边的鱼篓中。不一会儿,我们网到一条大青鱼,没法弄上来,只好喊顾家爸爸才弄上来。

花王村就在北头闸南面不远的地方。这是个美丽的城北郊区的村子。秧田,菜地,小渠,木桥,大树和农舍,还有朴实的农民。这个村里有几位是我小学同学,他们读书迟,比我要大几岁,身高马大,比我高出一头。我家住北门大街,花王的同学上学时顺路喊我同行,经常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山芋或萝卜来,说是在地里弄的。花王村外

是北头闸的流水。通过一个小闸门,流水在小渠里欢快地流淌,清澈而平和。我们坐在小渠的石头上,看水流潺潺,双脚放在水中特别惬意。不时有小鱼碰脚,痒痒的。我们便在远处拦起小泥坝,捉了不少的小鱼。然后拆坝,把鱼放掉。小渠水流入了一块方方的秧田,秧田绿油油的,不时传出阵阵蛙声。

花王村是很美的。为什么叫花王呢?我问花王的同学。同学摇头不知。我期待着有精彩故事。后来询问专业人士得知并无故事。花王村是花园庄和王家庄各取首字合并而成。不过,花园庄是因为有漂亮的花园而得名。难怪这里风景如画,古朴别致。据说,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从花王村分离出钓鱼村。花王村并不大,大约也就百十户人家,因为有北头闸的河水滋养,风景和风格格外迷人,成为我心中难以忘怀的桃花源。

花王边上就是钓鱼村。顾名思义,就是钓鱼的人特别多。北头闸的河水流下来,水系十分丰富,小河众多,最终汇入老横泾河。这里河岸芦苇飞花,荷塘莲花朵朵。春秋季节,河岸一溜排的全是垂钓者。垂钓者中高手如云,比如姚五爷,每天来此钓鱼,从不空回。至少要钓三五斤鱼。我们也学着钓鱼,由于一缺技术,二缺耐心,只能钓些小鲫鱼或罗汉狗子。那时,小鲫鱼特别多,只要下钩,小鱼抢着吃,闭着眼睛也能钓上一条来。在花王村,最大的乐趣并非钓鱼捉鸟,而是掏螃蟹。在河塘或水渠边,会有一些小洞,洞口有一些新鲜的颗粒状泥土,一般都有螃蟹。我们成群结队而来,扒开淤泥,伸手进洞去掏,总能掏出大大小小的螃蟹。遇有泥洞口特别光滑的,则一般不敢掏,怕是蛇洞。

花王村的生态特别好,好像该有的都有。我们还在此发现过野鸡,羽毛很鲜艳,比家鸡稍大些,跑速极快。我们在菜地里穷追,还是没有追上。花王村每家周边都长满了各种蔬菜瓜果,不仅是美景,而且还可品尝。村民一般是不阻止的,在地里拔个萝卜,在木架上摘根黄瓜是常有的事。有时,我们还在田埂上摘蚕豆剥开生吃,清香又有点甜。还有青色的水豌豆,细长的豆壳子里,一粒一粒地排着,很好看,味道也不错。我熟悉并喜欢花王村,喜爱这里的美景和纯朴,喜爱北头闸流水的丰饶和清润。我在这里开阔了视野,学到了不少终生不忘的农业和农村知识。

北头闸的流水流得很远。流入了高邮东北部的农田,流入了四通八达的沟渠,流入了横泾河、澄潼河,流入了北澄子河。当年的北头闸下的一些自然村已经消失,但花王村的名字仍在。随着近半个世纪的演变,附近的自然地理风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河上的鱼罾没有了,村边的木材库、石油库消失了,染化厂、米厂、粮库、船厂、水泵厂消失了。代之而起的是遍植花木的枕水湾森林公园。公园很大,很美,很有些现代气息。徜徉着许多年轻人,在春光或秋色里陶醉。他们几乎不知道,这里曾是田野、乡村、工厂和码头。

几十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纵目四望,北头闸的周边城市味浓了,乡村味淡了。北头闸的河水依然奔流不息,两岸的景色日新月异。随着里运河—高邮灌区的美名远扬,北头闸的魅力更加彰显。那股清波雪浪依然在高邮北门外叫作枕水湾的地方边走边唱,谱写更加精彩华美的乐章。

## 张公渡和凉月湾

□ 李卫春

张公渡是一条大河的摆渡口,河是原先的高邮湖西四乡镇中的送桥和郭集两镇分界河,向东流向邵伯湖。扬州志书称之为北湖(本地人称之为外河),对面是邢江的赤岸(清属甘泉县)。最近读焦循《北湖小志》,方知张公渡这段河名叫凉月湾,名字起得非常有意境。高邮方言把月亮叫做“凉月子”,这段河在卫星地图上看看的话,呈月牙形,叫凉月湾非常贴切,而现代人把这里流向送驾桥的河称为向阳河,往西去到送驾集镇的河上还有座向阳桥。

张公渡以前叫张家渡,即便是现在,本地人口中还是张家渡(高邮方言“家”读ga,读作张嘎渡)。据清代高邮州志记载,清代以前即有此渡口,之前皆为私渡。康熙十五年(1676年),渡口附近的乡人张阳等人筹资建渡,集资造大船专用于摆渡,并且在河之南(送桥界)建了一座小庙名普渡庵。老百姓为感谢张阳的义举,便把这个渡口称作张家渡。到康熙六十年(1721年),因以前造的船失修,且常有地痞强占渡船(因摆渡能收过渡费),时任高邮

知州张德胜得知后,驱逐了强占渡船的恶人,并捐自己的俸禄造新船,于是乡人又改名张家渡为张公渡,此张公即是知州张德胜。好在两位建渡者都姓张,在高邮湖西方言里,张家渡和张公渡的读音也差不多。

凉月湾两岸皆是圩堤,北边称为郭集大圩,长度约三十公里,总长竟然和南京明城墙差不多,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,可想而知新中国初期,修筑圩堤要发动多少群众。由宋代黄河夺淮而造就的高邮湖,湖东和湖西有个共同的特点,湖面比陆地高,高邮湖比湖东的乡镇地势高,而湖西的湖面(包括邵伯湖和向阳河)比北边的郭集高,高邮湖西南端又比湖西另一个镇菱塘地势高。也难怪生于宋代的高邮人秦少游感叹,作诗云“吾乡如覆孟,地处扬楚脊”。

凉月湾南边一侧圩堤叫红马圩,属于送驾桥,我的外婆家就在红马圩向南不远的张庄。小时候我去外婆家必须走张公渡,摆渡过河。从我家到外婆家陆路距离也就两公

里,但是因为隔了一条大河,过河比走路多花数倍的时间。首先,你来了,船不一定在岸边,可能在对岸,最悲催的是,人来到渡口,渡船却刚出发不久,船夫总不能为你一人回头载客,只能先他慢慢摇橹把渡客送到对岸,然后摆回头,再等一会看有没有更多的渡客一同发船。去趟外婆家,单程花上一个小时很正常。古语云“宁隔千山,不隔一水”,实在是感同身受。

从郭集大圩下来要走很长一段小圩埂才到渡口,这个渡口实在熟悉不过了,外婆、舅舅和姨娘家都在对岸,小时候每年要过河多次走亲戚,过年拜年必须的,暑假去外婆家玩也是必须的。我的外公也姓张,张姓在这村里属于大姓,他们村因渡而名,就叫张公渡村,想必康熙十五年筹建义渡的张阳便是这个村的。这里摆渡一直是人工划船,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轮船摆渡。

2014年夏天,张公渡往西几百米的凉月湾上建造了一座长138米、宽9米的大桥。对于河两岸的村民而言,也可算是天堑变通途。有了桥,渡口就会废弃,因此桥命名为张公渡大桥,算是纪念三百多年前两位为渡口作贡献的张公,不过也可以称为凉月湾大桥。

汤,冬瓜豆腐汤,冬瓜粉丝汤。我在乡下老家时,最常吃的是冬瓜蚕豆米子汤,不但鲜美,而且当饱解渴;既经济实惠,又就地取材,是最适合寻常百姓人家的大众菜。

冬瓜皮也是一道不错的食材。将冬瓜皮切成丝状,配上青椒丝或红椒丝,都可以做成一道色味俱佳的炒菜来。既清口,又有嚼劲,很爽。

我们农村不少人家还有一种特别的吃法。将冬瓜切片放入沏好的苋菜汤里,沏上几天入味后,炖了吃,或放饭锅里蒸了吃,很开胃下饭。老人们称其为“没牙子菜”,都喜欢得很呢。

## 夏日冬瓜香

□ 陈治文

炎热的夏季,正是吃冬瓜的时候,菜场里逛一圈,卖蔬菜的摊位里,几乎都有冬瓜的身影。俗话说,夏日冬瓜香,赛过人参汤。

冬瓜,时令好食材。可以红烧做菜,可以白煮成汤,可以清炒装盘,可以油爆上桌。用冬瓜做菜,几乎无所不能。

冬瓜与排骨是绝佳组合,堪称黄金搭档。简单一点,可以做成冬瓜排骨汤。稍为考究一点,可以冬

瓜炖排骨。一为白煮,一为红烧。颜色不同,做法各异,但味道俱佳。酥软的排骨,透鲜;烂熟的冬瓜,味美。

冬瓜最能大显身手的要数做汤了,能做出好多种汤来。荤的如冬瓜老鸭汤,冬瓜肉片汤,冬瓜鱼丸汤,冬瓜肉圆汤,冬瓜肉皮汤,冬瓜鸡爪汤,冬瓜火腿汤,冬瓜虾米汤。素的有冬瓜海带汤,冬瓜木耳汤,冬瓜蘑菇汤,冬瓜紫菜汤,冬瓜笋尖